

第三章 〈山經〉的神、人、獸

〈山經〉文體結構非常的規則而體系，詳細記錄山系的方位、走向，標誌出各種棲息其上的神靈存在，記載眾神職能、位階及其祭祀方式，同時也類別各種精怪異獸所具備的神靈預兆、咒術、醫療能力，甚至連植物、礦物也都具體的表現出各種神靈妙性；整體〈山經〉的世界呈現出上天下地，居中交界的聖境意涵。

第一節 〈山經〉的神

〈山經〉的神可以分爲「山神」以及「非山神」兩大範疇，「山神」依照山系路徑走向，系統的分佈於〈山經〉群山，詳細銘記其不同的祭祀方式，顯現「山神」之間不同的神格及其位階性質。「非山神」則包括了自然神、司職功能的神，及未言明其功能的各式神祇。〈山經〉所有的神皆清楚的記錄其神異的外型。

一、山神

〈山經〉所紀錄的山系非常規則，十分系統化；〈東山經〉、〈南山經〉、〈西山經〉、〈北山經〉以及〈中山經〉五經，每一經爲一個單位，分別由三到十二等數的山系路徑所組成，每一路徑都由一整個山岳系統貫串而成。

（一）〈山經〉路徑

以〈南山經〉爲例來說明，分別由〈南山首經〉、〈南次二經〉以及〈南次三經〉三條主要路徑組成：

1. 南山經之首爲「雝山」…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 〈南山經〉
2. 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自柜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 〈南山經〉
3. 南次三經之首，曰天虞之山，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龍身而人面。 〈南山經〉

群山一路向東延伸，形成了三條平行橫向的山系；簡化爲圖 1 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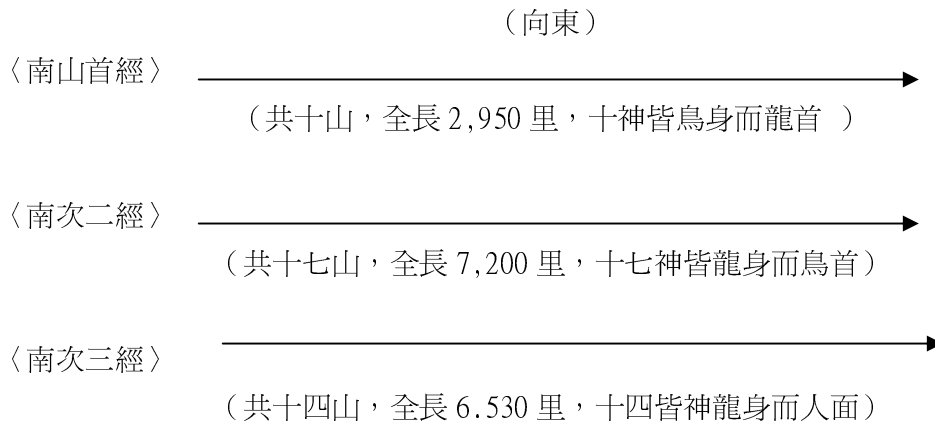


圖 1 〈南山經〉山系分佈

於每一山系的章節之末，先是言明其駐守之神外形，大都為「人面」、「蛇身」、「鳥首」以及「龍首」等不同鳥獸的身體元素所組成，其後詳其祭祀方式。了解〈南山經〉山岳配置及其神祇祭祀的狀況，援用 Vera Dorofeeva-Lichtmann 論述《山海經》的世界形制，以圖 2 精簡的再現〈山經〉所有山岳路徑以及其山岳總數配置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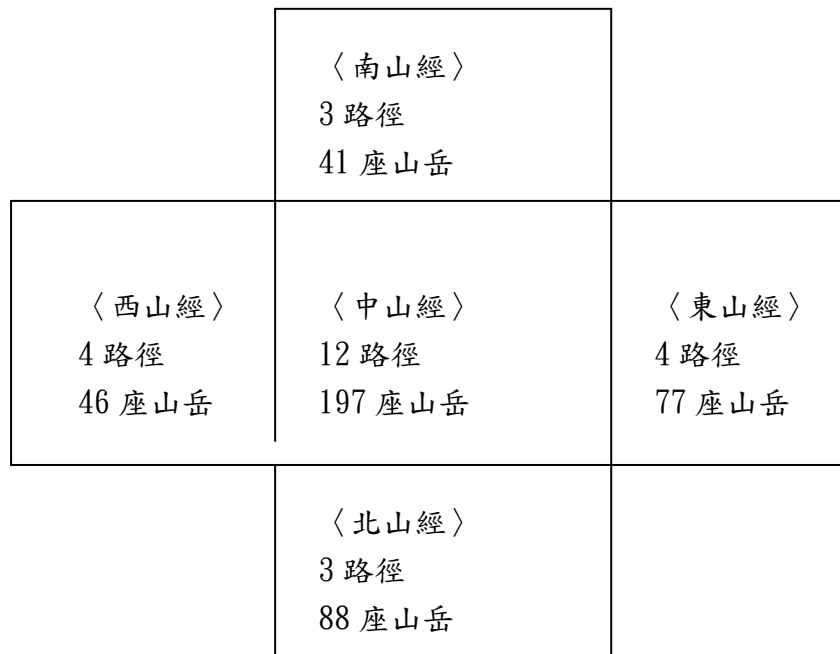


圖 2 〈山經〉山系／山岳分佈圖¹

值得注意的是〈山經〉的山岳路徑在地理位置的表現上具備完整的三個規則：

1. 〈山經〉的每一路徑彼此之間沒有交錯、橫跨的情形。
2. 所有的河川記錄皆為某某水出於某山，注入某海的方式，顯現河川奔流於山與山之間的擬態。

¹此圖援用 Vera Dorofeeva-Lichtmann 的論文“Mapping a "Spiritual"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 of Terrestrial Space in the Shanhaijing”簡化為中文來表示。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P. 48

3. 每一山系或為單一的東、南、西、北走，或為「東南」、「東北」走向，顯現山系規則性、專一的方向性。

單一簡潔的山勢延伸記錄，顯現〈山經〉的山岳空間簡化、理想化的地理內容。王成組於《中國地理學史》論及此素樸的山岳表現，以為：

（〈山經〉）作者只有許多山分隔為行列的概念，而缺乏山勢綿連的意識。〈南山經〉與〈北山經〉各分為三列，〈西山經〉和〈東山經〉各分為四列，而〈中山經〉多達十二列。²

他接著指出五經內容在空間比例上諸多矛盾，像是每一經的起首之山與結尾之山，其間的地理方位、兩端之間的距離，稍加丈量比對，〈山經〉之憑虛構象不言自明。以〈西山經〉的四山系為例：

〈西山經〉最西端的「驪山，是錙於西海」，又說「淒水出焉，西流注於海」。另外，西次四經西端的崦嵫之山，提到「茗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海」。中間的兩列，長度大大的增加，反而不涉及西海。³

王成組以為，〈山經〉的地理知識基礎其實是建基在《禹貢》的知識上，一方面企圖篡改《禹貢》的「導河積石」的概念，一方面又強調崑崙山系的重要性，〈山經〉空間位置的不合理性，也正是〈山經〉知識虛構性的表現。⁴依循〈山經〉中五經山勢的大概走向，王成組繪制〈山經〉大致的地理圖如圖 3。

其間〈南山經〉三路徑由西向東，〈西山經〉四路徑由東向西，〈北山經〉三路徑由北向南，〈東山經〉四路徑由南向北，兩兩相互對應。惟〈中山經〉的十二路徑的走向不一而紛雜；對此，王成組以為表現了中原黃河、長江位置的地理背景：

從〈中次二經〉到〈中次七經〉的六個行列，以所講到的水名或是流向來判斷，都分佈在大河以南，以及伊、洛兩大支流的兩側。但是排列的走向，不是由東向南，才是由東向西。例如〈中次二經〉和〈三經〉，似乎同樣是在大河之南，卻分向東西排成兩列。另外，對於沿著伊、洛兩水的走向，也是任意編排。⁵

²王成組：《中國地理學史 先秦至明代》（北京：商務印書，1988年），頁18。

³《中國地理學史》，頁20。

⁴《中國地理學史》，頁20。

⁵《中國地理學史》，頁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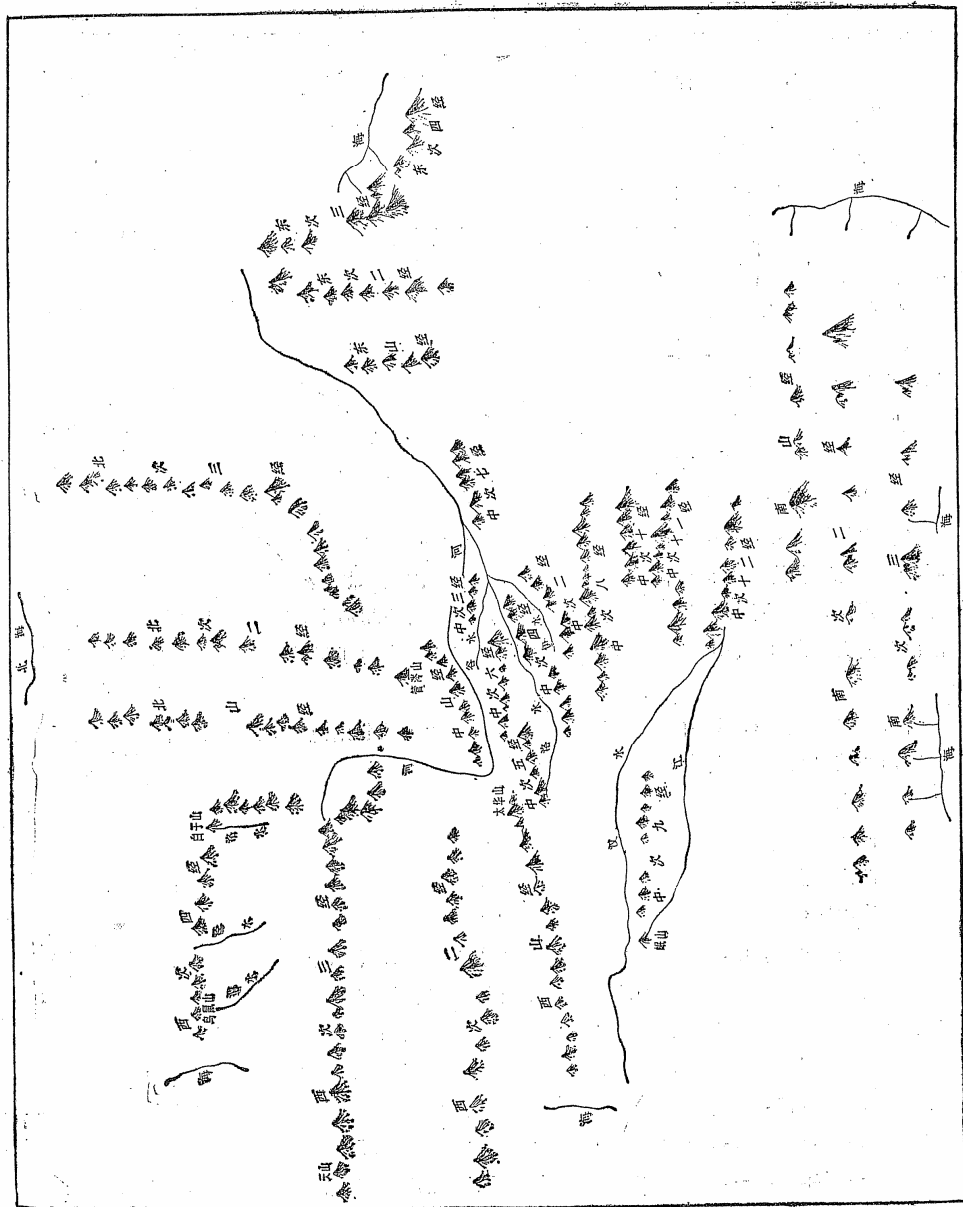


图 2 《五臧山經》示意图

圖 3 王成組《中國地理學史》五臧山經示意圖⁶

將王成組所繪製的「〈五臧山經〉示意圖」，合併參酌 Dorofeeva-Lichtmann 所繪製五經的結構配置，於圖 4 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山經所有山系的走向及山系之間的相對位置：

⁶圖 3 王成組《中國地理學史》〈五臧山經〉示意圖見《中國地理學史》，頁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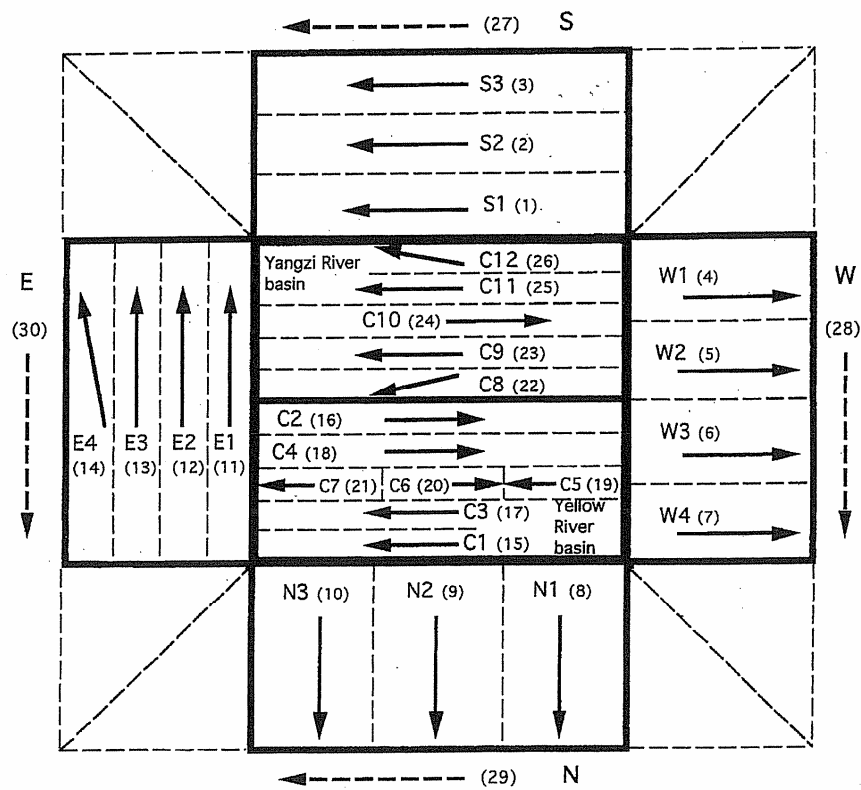


圖 4 〈山經〉路徑走向圖⁷

(二) 山神的分佈

〈山經〉中山神駐守，主要是依據山系路徑的系統配置。掌握了〈山經〉山岳路徑的結構位置之後，依其山系的神祇分類，我們進一步得到山神的分佈如下圖 5，我們可以清楚得到〈山經〉山神的分佈狀態，以〈北山經〉整體的山神分析為例，〈北山首經〉所有的山岳神皆「人面蛇身」，〈北次二經〉的山神皆「蛇身人面」，〈北次三經〉則為「二十神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以及「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和「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的組合。

⁷圖 4〈山經〉路徑走向圖見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P.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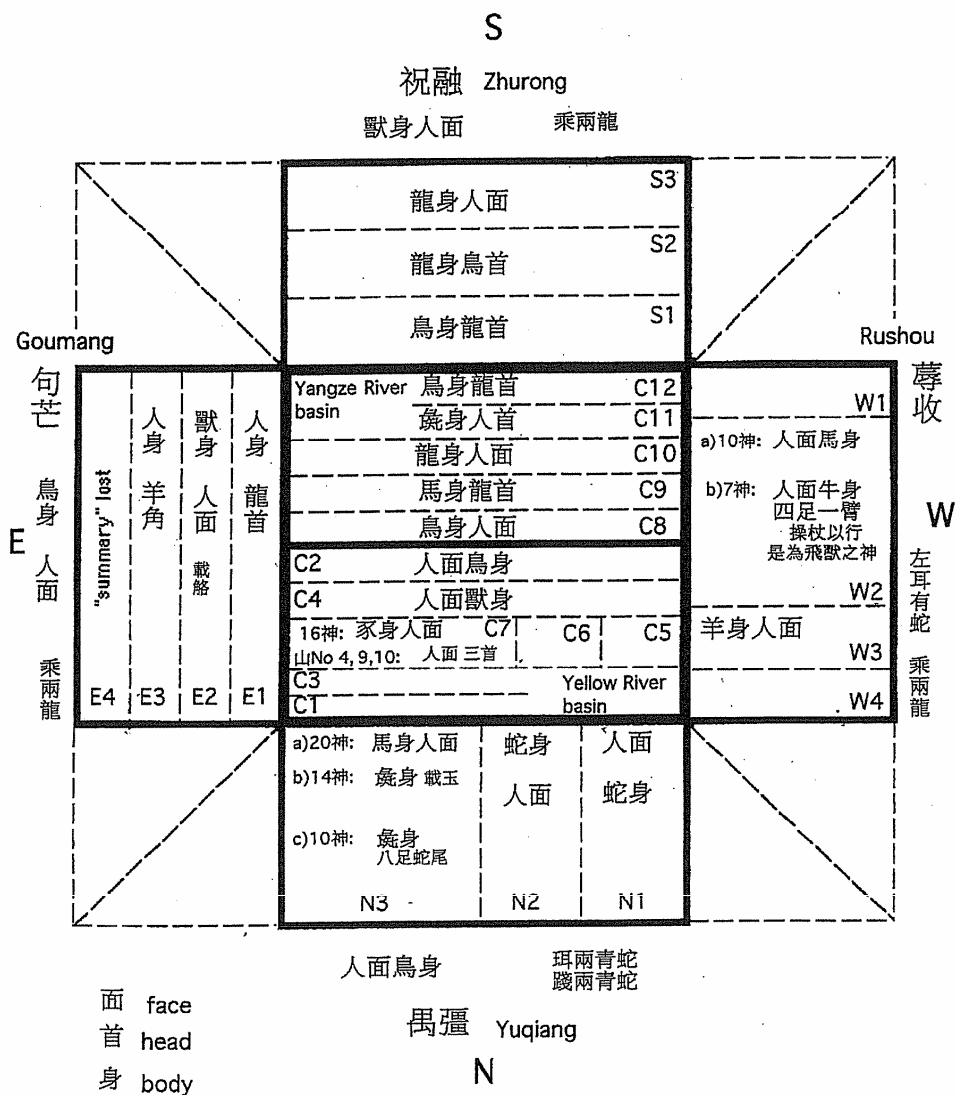


圖 5 〈山經〉山神分佈圖⁸

(三) 山神的祭祀

依據其祭祀方式的不同，〈北山經〉山神的祭祀又可以畫分出五種不同的祭祀方式：

〈北山首經〉

神狀「人面蛇身」；其祠，毛用一雄雞彘瘞，吉玉用一珪，瘞而不糝。

〈北次二經〉

山岳神「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雞彘瘞；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糝。

〈北次三經〉

⁸圖 5 〈山經〉山神分佈圖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P.55.

神狀皆馬身而人者，其祠之，皆用一藻菹瘞之。

其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

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

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糒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除此山系神祇及其祭祀方式的清楚記載之外，顯然也有許多記載不明的例外情形；可以分出三種狀況：

1. 山神及祭祀皆未記載：

〈東山首經〉；其山神的記錄似乎是遺失的狀態。

2. 沒有山神的形狀，但有祭祀內容記載：

〈西山首經〉、〈西山四經〉、〈中山首經〉、〈中山三經〉、〈中山五經〉以及〈中山六經〉

3. 沒有整合、統一的山神：

〈西山次經〉、〈南山三經〉以及〈中山七經〉

〈山經〉雖然詳細記載各系山系神祇的祭祀方式，對於祭祀的目的卻是隻字未提，惟一於〈中次六經〉，明記之為「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如諸嶽之祠法，則天下安寧」⁹；顯示祭祀所企求仍是以天下生活安頓為主要希冀。山岳神祇的顯要特徵在於其奇異外型混合各種動物元素的展現，「人面」出現的頻率最為多數，此點將在稍後論文一併分析。

關於祭祀儀式的內容，每一系列神祇的祭祀方式具備共通的模式；以〈南山經〉三系列的神祇為例：

1. 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之禮：毛用一璋玉瘞，糒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為席。 〈南山首經〉

2. 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糒用稌。 〈南次二經〉

3. 其神皆龍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糒用稌。 〈南次三經〉

〈南山首經〉其祭祀的方式為「毛用一璋玉瘞，糒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為席」。袁珂解釋「毛謂祀神所用毛物也，豬雞犬羊等均屬之」；「毛」為祭祀的犧牲。¹⁰

「毛」與璋玉一起埋於地下，選用糯米為其精米來享神，並用茅草編席子藉以依神。〈南次二經〉以及〈南次三經〉祭祀的方法也大致相同，皆用犧牲、美玉以及精米，有時也有以酒為祭的情形。

⁹ 《山海經》，頁 126。

¹⁰ 《山海經》，頁 10。

(四) 帝、冢、神

值得注意的是集中於〈中山經〉以及〈西山經〉中，可以看到名之爲「帝」、「冢」、「神」三種不同的山神位階，反映出不同的祭祀內容：

〈西山首經〉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于驪山…**華山冢也**，其祠之禮：太牢。踰山神也，祠之用燭，齋百日以百犧，瘞用百瑜，湯其酒百樽，嬰以百珪百璧。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牲用一羊祠之。燭者百草之未灰，白蓆采等純之。

〈中山首經〉

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歷兒，冢也**，其祠禮：毛，太牢之具；縣以吉玉。其餘十三山者，毛用一羊，縣嬰用桑封，瘞而不糝。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

〈中次五經〉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升山冢也**，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魼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鬯釀；干，置鼓；嬰用一璧。尸水，合天，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雞于下，剗一牝羊，獻血。嬰用吉玉，采之，饗之。

〈中次七經〉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于大驪之山…。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牲用一羊羞，嬰用一藻玉瘞。**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人面也。

〈中次八經〉

凡荊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雞祈瘞，用一藻圭，糝用稌。**驕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瘞，嬰毛一璧。

〈中次九經〉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糝用稌。**文山、勾欄、風雨、驪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席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一璧。干儻，用兵以禳；祈，璆冕舞。

〈中次十經〉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瘞，糝用五種之糝。**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瘞。**驪**

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儻，嬰一璧。

〈中次十一經〉

凡荊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祈，瘞用一珪，糝用五種之精。**禾山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用一璧，牛無常。**堵山、玉山冢也**，皆倒祠，羞毛少牢，嬰毛吉玉。

〈中次十二經〉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刳，糝用稌。**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一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祈酒太牢祠，嬰用圭璧十五，五采惠之。

明顯不同的祭祀內容，反映出帝、冢、神三者代表著不同的神格內容；然而彼此之間是否存在著位階的等差呢？依從歷代《山海經》研究者之於「冢」的注釋，三者之間是否有神格位階的順序：

晉、郭璞：「冢者，神鬼之所舍也。」 《山海經》

清、吳任臣：「冢猶墓意。」 《山海經廣注》

清、汪紱：「冢猶冢宰，冢子之冢。言以華山為宗也。」 《山海經存》

清、畢沅：「郭說非也。爾雅曰山頂曰冢。釋詁曰冢大也。」 《山海經新校正》

清、郝懿行：「此皆山也。言神與冢者冢大於神。爾雅釋詁云冢大也。釋山云山頂冢是其義也。郭以冢是墳墓蓋失之。」 《山海經新箋疏》¹¹

各家注解或謂冢為墓，以冢為大，在郝懿行的注解裡更進一步分梳神與冢的位階，以為冢當大於神。再從帝、冢、神三者祭祀的內容來看，三神的祭祀內容分別為「太牢」、「少牢」以及「百犧」三者，古代祭祀天地備以牛、羊、豬三牲為「太牢」；根據王充《論衡》所記載：

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泉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

¹¹（清）俞樾於《春在堂全書·俞樓雜纂》論冢／神之分：

〈西山經〉華山冢也，注曰：冢者，神鬼之所舍也，畢氏校正曰。爾雅曰山頂曰冢。釋詁曰冢大也。愚按郭說固望文生訓，而畢說亦未安，用山頂之說是猶華山頂也，用冢大之說猶曰華山大也。以文義論皆屬不辭，今按下云瑜山神也，兩句為對文，冢猶君也，神猶臣也，蓋言華山是君而瑜山為臣，此乃古語相傳如此。

（清）俞樾撰：《春在堂全書·俞樓雜纂》（台北：中國文獻出版社印行，1971年），23卷，頁4。《山海經》，頁40。

（清）汪紱，《山海經存》，據光緒二十一年立雪齋印本影印，網頁：

http://read.chaoxing.com/ebook/read_11296732.html

《山海經廣注》，頁14。

《山海經箋疏》，第二卷，頁9。

松田稔，《山海經の基礎的研究》，（東京：笠間書院，2006年），頁266-267。

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¹²

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所以「里母之祀」是不需要動用到太牢這樣隆重的祭祀之禮；祭祀時只用羊、豕二牲，即為「少牢」。《禮記·王制》即謂天子社稷必須祭之以大牢，諸侯社稷則祭以少牢之禮：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¹³

「百犧」者，袁珂以其為「一百種毛色純粹的牲畜」¹⁴，為隆重的祀禮。龍亞珍於『《山海經》山經祭儀初探』中，以〈山經〉所記載者多為實際祭祀之儀，牲用百犧，恐難具足，援用《漢書·郊祀志下》當中王莽末年祭祀天下諸小鬼神，「用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來無法備齊，而有「乃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麻」為例，以為當以「百犧」為一百頭純毛的牛來解釋。¹⁵

如此看來，太牢所祭祀的對象當重於少牢，百犧又重於兩者，依照這個邏輯，以祭祀之禮的等差來觀察山經帝、豕、神的神格，其祠禮的內容羅列於表格 1：

	豕	帝	神	其它的神
〈西山首經〉	太牢		百犧	一羊
〈中山首經〉	太牢			一羊
〈中次五經〉	太牢		太牢	黑犬于上，用一雌雞于下，剗一牝羊
〈中次七經〉	太牢			一羊
〈中次八經〉	少牢			雄雞
〈中次九經〉	少牢	太牢		雄雞
〈中次十經〉	少牢	太牢		雄雞、一牝豚
〈中次十一經〉	少牢	太牢		雄雞
〈中次十二經〉	少牢	太牢		雄雞、一牝豚剗

表格 1 帝、豕、神祭祀

從表格來看，「神」的祭祀以百犧、太牢各一，「帝」則皆祠之以太牢，惟「豕」參雜太牢、少牢之禮，隱然有「神」大於「帝」、「帝」又大於「豕」之位階意味，應和於於龍亞珍分別從牲品、祭玉、獻酒及其它儀式的分析：

¹² (漢)王充撰，《論衡》下冊(台北：中華書局印行，1966-197年)，卷30，頁4。

¹³ 李學勤主編，《禮記正義》〈王制、月令〉(台北：台灣古籍，2001年)，頁386。

¹⁴ 《山海經校譯》，頁44。

¹⁵ 龍亞珍，《『山海經』山經祭儀初探》(臺北：花木蘭文化，2010年)，頁51。

從前面各項祭儀的論列，可以看出「帝」、「神」、「魘」諸山所用各項祭品、儀節，各有優勝，無法絕對區分孰隆孰殺，誰高誰低。只有「冢」山的祠禮，似較「帝」、「神」、「魘」諸山退降一等。¹⁶

這樣的答案又明顯和郝懿行所謂「冢大於神者」的立論相左。

整體而言，「帝、冢、神」三神神格位階異於〈山經〉其它的山神，彼此之間的位階不甚明確，應是「階級」觀念初生，等差位階尚未明確分別的時代記錄。

二、非山神

除了山神之外，〈山經〉也記錄了一系列其它的自然神，分別為素樸自然現象解釋的自然神、司職管理自然世界的自然神，以及未言明其功能，僅顯示其神職的自然神等三類。

(一) 自然神

1.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其上多棕枏，下多金玉，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西山經〉
2. 又東二十七里，曰堵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風雨。其上有木焉，名曰天樞，方莖而葵狀，服者不「口壅」。〈中山經〉
3.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柰梨橘，其草多蕞蘼蕪芍藥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中山經〉
4. 又東百三十里，曰光山，其上多碧，其下多木。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恆遊于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中山經〉
5.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驕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腹，其木多松柏，多桃枝鉤端。神鬿圍處之，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恆遊于睢漳之淵，出入有光。〈中山經〉
6.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雞鼓。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常遊于江淵，出入有光。〈中山經〉

¹⁶ 《『山海經』山經祭儀初探》，頁 203。

7. 又東南三百里，曰豐山。有獸焉，其狀如蜎，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恐。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為敗。有九鍾焉，是知霜鳴。其上多金，其下多穀柞柎。 〈中山經〉
8. 又東二十里，曰和山，其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其狀如人而虎尾，是好居于箕山之陽，出入有光。泰逢神動天地氣也。 〈中山經〉

〈山經〉中此八神皆在顯示〈山經〉自然世界的氣象變動。1之「江疑」所居多怪雨，為風雲所出之處；2為「天愚」神居處，多怪風雨；3帝之二女所居瀟湘之淵，二女出入則有飄風暴雨；4則為神「計蒙」所居之處，其出入亦有飄風暴雨；其後之5「鼉圍」、6「于兒」、7「耕父」以及吉神8「泰逢」皆記為「出入有光」，特別是「泰逢」的出入，還牽動著天地之氣；運用自然神的出入簡單而素樸的表現出自然界裡風雨雷動、飄風暴雨的現象。

(二) 司職之神

1. 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於四海，其音如榴。 〈西山經〉
2. 昆侖之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 〈西山經〉
3. 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是多駕鳥。南望瑋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纍、蒲盧。「鬼申」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齒，而穿耳以鑿，其鳴如鳴玉。 〈中山經〉
4. 羸母之山，神長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神狀如人而豹尾。 〈西山經〉
5.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西山經〉
6. 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獸皆文尾，其鳥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實惟員神魄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 〈西山經〉
7. 泐山，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嬰短之玉，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 〈西山經〉

此處〈山經〉所記錄的自然神為司職管理的神祇。前三項分別記載了1「英招」神管理的帝之平圃，2「陸吾」神之於昆侖之丘的「帝之下都」以及位於「青要

之山」由 3 魍武羅所駐守之「帝之密都」，為天帝下降於地上神界的居所。其後所載四項又分別為主職於自然世界星辰、光影的自然神；4 之神「長乘」職掌「天之九德」，5「西王母」則主職「司天之厲及五殘」，6 白帝少昊則是主司反景，7 蓐收神為「紅光之所司」者；和前言所論「出入有光」、「出入飄風暴雨」，以神祇的出入行動為自然現象變動的表現不同，此處的自然神祇乃是以其「位階職能」來表徵其神格。

（三）未言明功能性的神

1. 敖岸之山，其陽多零瑀之玉，其陰多赭、黃金。神熏池居之。是常出美玉。北望河林，其狀如蘄如舉。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見則其邑大水。〈中山經〉
2. 岐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腹，其木多樗。神涉鼃處之，其狀人身而方面三足。〈中山經〉
3. 槐江之山。…南望昆侖，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其中多玉，其陰多榘木之有若。北望諸毗，槐鬼離侖居之，鷹鷲之所宅也。東望恆山四成，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西山經〉
4. 騶山，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鍾磬。其下多積蛇。〈西山經〉
5. 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望穀城之山，無草木，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蟲，是為螫蟲，實惟蜂蜜之廬。其祠之：用一雄雞，禳而勿殺。〈中山經〉
6. 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湯谷。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為帝江也。〈西山經〉

前三項所記錄之神 1「熏池」、神 2「涉鼃」以及神 3「離侖」，從內容來看，僅表明駐守於特定山岳的神祇性質。4 所言之神「耆童」於〈山經〉單純為棲身於騶山之上的神，根據郭璞所注「耆童，老童，顛頊之子」¹⁷，視耆童耆童即為老童，如此一來〈山經〉的「耆童／老童發音常如鍾磬」則與〈荒經〉「始作樂風」的神人「太子長琴」產生譜系連結。

5 駐於平逢之山之神「驕蟲」是唯一在山系之首而不是山系之尾記載其祭祀方式

¹⁷ 《山海經》，頁 64。

的神，其山乃為「蜂蜜之廬」，為群蜂聚集釀蜜的山岳，而「驕蟲」即成為「祈禱以去災惡，使勿螫人」祭祀的神祇對象。

三、帝

《山海經》全文所言「帝」者，可謂從天地主宰意義的「天帝」，到政治君王意義之「人帝」（帝俊、帝舜、帝，帝顓頊、帝堯以及黃帝等）的不斷趨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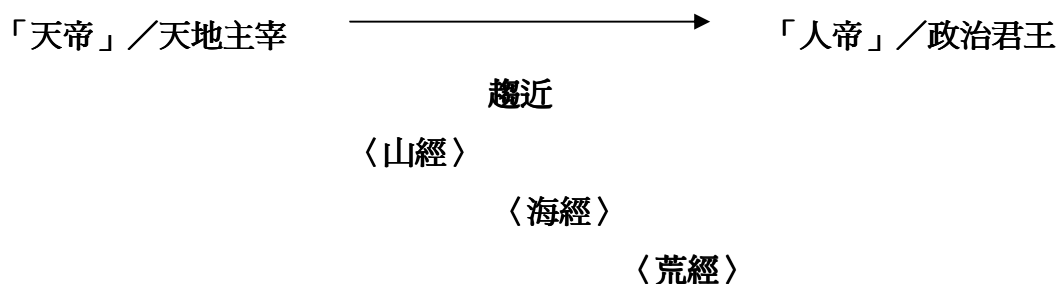


圖6 《山海經》「天帝」至「人帝」的過渡

案「帝」甲骨文為「𠩺」，象花帝之形。卜辭之「帝」有支配自然諸神天帝之意；亦有指稱自然諸神為「帝臣」、「帝使」的概念。¹⁸其後帝王之稱與政治人君重疊，《爾雅·釋詁》：「帝，君也」；《尚書》稱古帝堯、古帝舜為帝，《呂氏春秋·先己篇》：「五帝先道而後德」。天帝、帝王以及五帝都是尊稱，「被人們視為具有覆載恩德，德配天地的事物。」¹⁹。

在「人帝」的範圍中，除了帝俊、帝舜、帝，帝顓頊、帝堯、黃帝以炎帝之外，亦納入「禹」、「后稷」以及「夏后啓」等介於神話與歷史化的「人君」記事。《山海經》中「帝」命亥豎測量大地的神話，其後又記為「一曰禹命亥豎」一說，「帝」等「禹」，治理洪水的神話人物「禹」等同於朝代中的聖王；對於這樣的轉化，胡萬川於〈撈泥造陸——鯀、禹神話新探〉中即以爲，「治水」英雄的神話事蹟終究要偏向歷史發展與政治結合，顯現傳統中國以社會倫理為依歸，強調現實人世關懷的文化主流：

¹⁸ 「支配自然諸神天帝」者：

自今庚子至於甲辰，帝令雨。至甲辰帝不其令雨。《殷虛文字乙編》6951

貞：帝其今十三月令雷。《殷虛文字乙編》3282

指稱自然諸神為「帝臣」、「帝使」者：

于帝臣侑雨。《殷虛文字甲編》779

于帝使風二犬。《殷契遺珠》935

陳逸根，《山海經中原始信仰研究》，（台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年），頁133-135。

¹⁹ 《「山海經」山經祭儀初探》，頁192。

在這種情況下，神話不可能受到重視，歷史就成了安頓生命的寄託。…黃河水患自古為患中原，人們渴望洪水得治，期盼治水英雄出現，自是常理，因此，古神話中在茫茫大水中給人們鋪造出大地，讓萬物可以生息長養的禹，轉化為歷史人物，就當然可以轉化為既「立功」又「立德」的治水英雄。而由於他既有德、有功，又是始定九州的人，因此，把他當作第一個朝代的創始者，也就理所當然了。²⁰

從整個「帝」的意義脈絡來看，〈山經〉單名為「帝」者，其內容可以分別為「天帝」和「非天帝」兩者；「天帝」者顯現出居高臨下、無形無影的至上姿態，「非天帝」者則表現出部落首領或者是政治君王所投影的「帝」，其間還記錄一系列關於「帝女」的神話傳說；言及政治君王「人帝」者則顯片斷，內容大都簡約零散。

（一）「帝／天帝」

〈山經〉單名為「帝」的多項記錄，顯現出主宰天地之相、君臨俯視之姿，其位於山岳空間的居所，謂之為「帝之下都」、「帝之密都」以及「帝之平圃」；每一處都皆有一管理司神駐守其上：

帝都	〈山經〉內文	司神
帝之平圃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於四海，其音如榴。 ²¹	英招
昆侖之丘	昆侖之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園時。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 ²²	陸吾 鶉鳥
帝之密都	又東十里，曰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是多駕鳥。南望墀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纍、蒲盧。魍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齒，而穿耳以鑿，其鳴如鳴玉。 ²³	武羅

表格 2 〈山經〉中的「帝」

²⁰ 《真實與想像——神話傳說探微》，頁 42。

²¹ 《山海經》，頁 55。

²² 《山海經》，頁 57。

²³ 《山海經》，頁 168。

位於青要之山的「帝之密都」、昆侖之丘的「帝之下都」以及位於槐江之山的「帝之平圃」，分別由「英招」、「陸吾」、「武羅」諸神駐守其上，形成了一個簡單的天帝於天上部署，地上的神祇管理帝之都二重的階級。

除了帝的居所以外，還有一系列天帝活動特定的據點，因為「帝」的降臨，山岳帝臺受其聖性熏染，其山、其石、其物亦顯神靈異性，以表格 3 示之：

山岳		帝的活動／ 神靈妙性
鼓鐘之山	鼓鐘之山，帝台之所以觴百神也。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擊三成，其名曰焉酸，可以為毒。其上多礪，其下多礪。 ²⁴	所以觴百神
帝臺之漿	又東南五十里曰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飲之不心痛。 ²⁵	飲之不心痛
休與之山	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台之棋，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帝台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服之不蠱。 ²⁶	以禱百神者 服之不蠱
帝苑之水	畢山。帝苑之水出焉，東北流注於視，其中多水玉，多蛟。其上多零孚之玉。 ²⁷	
天帝之山	天帝之山，多棕枏；下多管蕙。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溪邊，席其皮者不蠱…。 ²⁸	
帝困之山	帝困之山，其陽多零孚之玉，其陰多鐵。帝困之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多鳴蛇。 ²⁹	
帝之搏獸 之丘	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瑤之澤，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東望螭淵。 ³⁰	(帝之搏獸)

表格 3 〈山經〉帝所出入的場所

其中「鼓鐘之山」是為「帝台之所以觴百神」的處所；「休與之山」其上有「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帝臺之棋，以之祭祀百神，此帝臺之棋亦具備服之

²⁴ 《山海經》，頁 191。

²⁵ 《山海經》，頁 231。

²⁶ 《山海經》，頁 191。

²⁷ 《山海經》，頁 233。

²⁸ 《山海經》，頁 36。

²⁹ 《山海經》，頁 225。

³⁰ 《山海經》，頁 48。

「不蠱」的神靈療效，兩山皆為帝舉行祭祀之所在；其後「帝苑之水」、「帝臺之漿」則為帝苑、帝臺所出之水，其中「帝臺之漿」具備「飲之不心痛」的療性；最後「天帝之山」、「帝困之山」以及「帝之搏獸之丘」三處，地理名稱上嵌有「帝」字，在內容上則未提及帝於此的任何活動，若按《詩·小雅·車攻》所謂「搏獸于敖」之意，「帝之搏獸之丘」隱然有帝在此丘「搏獸」，參與狩獵活動之意。³¹

(二)「帝／非天帝」

1. 部落首領的投影

〈山經〉此則「帝懲罰欽鴝、鼓」於鍾山之東為〈山經〉唯一「帝」牽涉於爭鬥的記錄：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鴝殺葆江于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崖，欽鴝化為大鴞，其狀如雕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為駿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則其邑大旱。 〈西山經〉

雖同為單名「帝」者，在內容上和前言所論及帝之君臨俯視、若即若離的飄渺行跡大為不同。松田稔即區分《山海經》中關於戰爭的情節「帝的鬥爭」以及「人帝主戰」兩者：

（《山海經》所記）凡牽涉複數人物，具備故事形態的記事時，大多是戰爭記事，反映出古代中央與地方、地方集團部落的戰爭神話。其間位高而能施與制裁的「帝」為「天帝」，而那些參與戰爭為戰爭當事人的「帝」為「人帝」。如果以制裁的有無為區分的基準來看，《山海經》的篇章中，於〈山經〉中的「帝」的內容為「天帝」，〈海經〉當中（〈海經〉與〈荒經〉）則「天帝」的內容與「人帝」的內容是併存的。³²

其中「鼓」為鍾山之子，與欽鴝聯手在昆侖之陽殺了葆江觸怒天帝，於是天帝乃殺鼓與欽鴝於鍾山之東的瑤崖之上，此「帝」為戰勝者，對戰敗者加以壓抑，顯現出戰爭神話中「成王敗寇」的神話餘緒。其中鼓與欽鴝分別以「轉生」機制來表現這種勝者於敗者的壓抑，二者轉換為「見則有大兵」、「見則其邑大旱」轉生為不詳預兆功能的鳥類；這樣的「轉生」機制對照於涂爾幹人類宗教興起的初始之心，視環境中所有的瑪那（mana）生靈動力生生不息的流轉，〈山經〉山岳

³¹阿馬薩裡（Antonio Ammassari），《中國古代文明：從商朝甲骨刻辭看中國史前史》王天清、劉儒庭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1990年），頁165。

³²《山海經的基礎的研究》，頁48。

空間在這種轉生能量流動中顯現出一體共融的空間質性。

2. 帝女

除了牽涉於部落戰爭神話此非至上神的「帝」之外，〈山經〉還記錄了一系列關於「帝女」和「轉生」情節的記錄：

1. 又東五十五里，曰宣山。淪水出焉，東南流注于視水，其中多蛟。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柎，名曰帝女之桑。

〈中山經〉

2. 又東二百里，曰姑媯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為瑤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丘，服之媚于人。

〈中山經〉

3.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柎梨橘，其草多葳蕤蕪芍藥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

〈中山經〉

第一則中「帝女之桑」位於宣山；〈山經〉形容此桑高大「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葉大尺餘」，與日出扶桑其通達天庭之宇宙軸意象相同。袁珂參考《廣異記》所載：

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崑山桑樹上，赤帝以火焚之，女即升天，因名曰帝女桑。³³

赤帝即為炎帝，「帝女之桑」為炎帝女居此桑火焚升天，桑以帝女而名。

2之「帝女」死後為女尸，女尸又化為草；於後來神話的傳承「帝女瑤草」遂與「巫山神女」連結：

赤帝（炎帝）女曰瑤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遊於高唐，晝寢，夢見與神遇，王因幸之。遂為置觀於巫山之南，號為朝雲。後至襄王時，復遊高唐。

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曰靈芝。³⁴特別是在「帝女瑤草」、「帝女之桑」，皆為帝女經過了轉生事件轉化為另外一種物種存在的故事形態，在結構上與炎帝女娃溺而不返的精衛故事相似：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詒。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

³³ 《山海經》，頁 236。

³⁴ 《山海經》，頁 193。

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北山經〉3 所載之「帝之二女」為「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也」³⁵。

此「帝之二女」駐守於「洞庭之山」與「瀟湘之淵，九江之間」；松田稔即於〈「二女」的傳承〉文中上下追索《尚書堯典》、《史記·秦始皇本紀》以及《列女傳》所載「堯之二女」於的傳說。³⁶其中《尚書·堯典》中的二女旨在明言帝堯讓位與舜，嫁二女於舜以觀其進退操守，並未言及江、湘事跡；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堯女，舜之妻」則明確的與湘江並提，及至《列女傳》則指出湘君神就是舜的兩個妃子，「舜」與「帝之二女」駐守與江水、湘水的神話，輾轉孕育，成為《九歌》中那般殷切等待的《湘君》和《湘夫人》。

從「帝女瑤草」到「巫山神女」，從「帝之二女」到「湘君」、「湘夫人」，〈山經〉所記四則「帝女之桑」、「帝女瑤草」、「女娃精衛」以及「帝之二女」帝女內容，似乎顯現出：於〈山經〉撰寫時普遍流傳關於「帝」、「女」以及「生命轉化」這三種基本元素所構成的神話故事，其素樸的神話概梗，逐一在神話的變容中發展為精緻、多樣，瑰麗的詩詞歌謠。

(三) 人帝

〈山經〉中關於「人帝」的紀錄共有四則，在內容上為片斷，不成完整的故事形態。

1. 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獸皆文尾，其鳥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實惟員神魂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 〈西山經〉
2.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南望昆侖，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 〈西山經〉
3.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崧山…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崧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為良，堅栗精密濁澤有而光。

³⁵ 《山海經》，頁 246。

³⁶ 「堯之二女」神話／歷史的變動：

《尚書·堯典》

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厘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

《史記·秦始皇本紀》

秦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

《列女傳》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中略）。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

松田稔〈「二女」的傳承〉一節參考《山海經の基礎的研究》，頁 235-249。

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西山經〉

4. 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百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蓋其餘小山甚眾，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鍛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禪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

〈中山經〉

1 記載之白帝少昊，居於長留之山，是為山岳中「主司反景」的神祇，此間不見任何關於人帝內容的表現。

2 所云「后稷所潛」，根據郭璞所注：

后稷生而靈智，及其終，化形遜此澤而為之神，亦猶傳說騎箕尾也。³⁷

為后稷死後轉生為遜，出沒槐江之山附近大澤之中的神話。

《山海經》中關於后稷死後所葬共二處，一在〈海內西經〉的「氐國西」，一在〈海內經〉的「都廣之野」。至於郭璞之說則相應於《淮南子墜形篇》：「后稷壟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³⁸；為后稷死後埋葬轉化為另一種存在的神話表現。

3 為黃帝服食玉膏的記事。黃帝於崑崙山之上享用源源不絕湧出的玉膏，其上所出之瑾、瑜之玉最為優質的玉，用來獻祭天地鬼神，為溝通人世間生靈與神靈的法物。袁珂於《中國神話傳說詞典》指出，此處黃帝服食玉膏一事和《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此兩則記事乃為神仙家傳習其「服食」以及「托言黃帝」理論和方技的起始，為黃帝仙話的源頭。³⁹

4 〈山經〉最末一段所記載之「禹曰…」一節，乃以大禹治水所經之地總結山經山岳空間的地理形勢，其顯現之數據計有：

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⁴⁰

³⁷ 《山海經》，頁 56。

³⁸ (漢)劉安著，《淮南子》(台北：中華書局，1981年)，據武進莊氏本校刊，卷4，頁10。

³⁹ 袁珂，《中國神話傳說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頁348。

⁴⁰ 《山海經》，頁251。

等等關於地理知識的數據。不過這一段記錄歷來《山海經》研究者大都視為劉歆校訂《山海經》所增之筆，並不納於〈山經〉原文意義的脈絡，像是清注釋家郝懿行即在「禹曰」一節之後加注之：

今案自禹曰已下，蓋皆周人相傳舊語，故《管子》援入《地數篇》，而校書者附著《五臧山經》之末。⁴¹

於〈南山經〉、〈中山經〉亦可見所加注之語：

右南山經之山志，大小凡十四山、萬六千三百八十里。⁴²

右中山經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一里。

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凡六萬四千五十六里。⁴³

「禹曰…」一節總計〈山經〉全體的數值，普遍認為是後加注釋家所記，並且在內容上與〈山經〉的原意有所區隔。

〈山經〉言及「帝」者可以分為「天帝」與「非天帝」（帝女、人帝以及治君王的投影）兩者，貫串全文中主宰天地、無形無影的天帝形象比較於〈海〉、〈荒〉益發明顯的人帝色彩顯然不同。

第二節〈山經〉的人

〈山經〉的神靈存在其分佈和〈海經〉、〈荒經〉最大的不同，在於〈山經〉幾乎沒有具體「人」的記錄。〈海經〉、〈荒經〉完整的神、人、獸三類內容的記錄，〈山經〉之中只見諸多神祇、異獸精怪以及具備了神靈動力的植物礦物。

〈山經〉明確出現有人的記載只有兩項：

1.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於隄山…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雞彘，吉玉用一珪，彘而不糝。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

〈北山經〉

2.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於丙山…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麵。其祠之：毛用一雄雞彘，糝用五種之糝。堵山，塚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彘。驪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儻，嬰一璧。

〈中山經〉

1「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在說明當地人〈北山首經〉生食的生活習性。2「巫祝二人」則在表現〈中山十經〉山系神祇的祭祀方式，包括了巫祝二人的舞

⁴¹ 《山海經》，頁 252。

⁴² 《山海經》，頁 24。

⁴³ 《山海經》，頁 251。

蹈儀式。

除了此二處明確記載出現的「人」之外，〈山經〉中任何關於「人」的記事，皆在表現空間之中神靈百物對於「人」的生存影響。分別為對於人類生存構成威脅的事項，以及為咒術或是醫療資源的功能效性。構成生命威脅者，包括了「食人之獸」、「食之殺人之魚」以及「傷人必死之竹」等物：

食人之獸：

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

〈南山經〉

北號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獨狙，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魁雀，亦食人。〈東山經〉

食之殺人之魚：

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於饒山…曆號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其中有師魚，食之殺人。〈北山經〉

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鴈門之水，其中多師師之魚，食之殺人。〈北山經〉

傷人必死之竹：

又東南五十裏，曰雲山，無草木。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中山經〉

另外那些具備咒術或者是醫療的效能者，也是透過「食之使人如何如何」之方式來表現：

食之使人無子：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嶠冢之山…有草焉，其葉如蕙，其本如桔梗，黑華而不實，名曰菁蓉，食之使人無子。〈西山經〉

食之使人不惑：

符禺之山，其陽多銅，其陰多鐵。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其草多條，其狀如葵，而赤華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不惑。〈西山經〉

食之使人不眯：

英鞮之山…是多冉遺魚，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禁凶。〈西山經〉

食者利於人：

兔床之山，其陽多鐵，其木多諸蕒，其草多雞穀，其本如雞卵，其味酸甘，食者利于人。〈中山經〉

服之媚於人：

姑媯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為瑤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丘，服之媚于人。
〈中山經〉

除此之外，〈山經〉還出現一則關於「人」特別的記錄：

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人，名曰孰湖。
〈西山經〉

其好「舉人」郭璞注之為「喜抱舉人」；名為「孰湖」之異獸喜見人則舉的癖好。

整體觀察〈山經〉之中這些關於「人」的記事，包括了食人異獸、食之殺人、傷人事物，那些具備咒術能力、身、心療效的訊息；小從個人身心疾病的解決處方，大到氏族社會生活免於洪水、災害威脅的預兆解讀，其內容無不在於「人」日常生活所關切的範圍，一方面取材的生活資源，一方面可以安頓身心，深埋存在的確定性，〈山經〉的山岳空間負載了人類的各種生存「冀望」。

另一則〈山經〉安定人類身心力量，在於此空間「地上神界」的聖境意識。天帝在此上下往來於地上的居所，於「帝下之都」、「帝之密都」派遣管理司神，每一山系又都有其駐守山神，明記其祭祀儀禮，天帝神仙從天而降，和具備各種神靈力量異獸精怪匯集於此，共同以其神異外型為印記，各自身負不同的神能與神力，人的意識充盈此空間，對上臣服、膜拜山川神祇，對下取材、明辨異形神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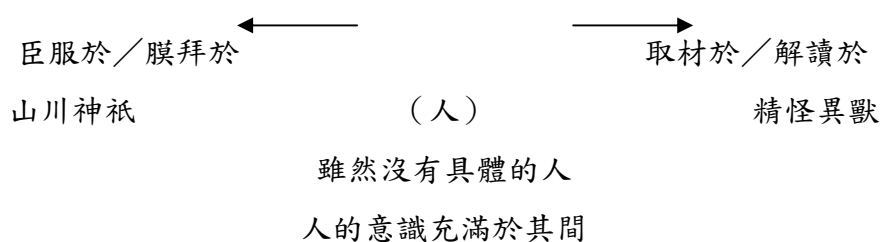


圖 7 〈山經〉中神／人／獸的關係

〈山經〉的山岳空間裡雖然沒有人的出現，但是在這個空間中人們最為憂慮的旱災、水災等自然災害，人們最為關切的疾病、安危等生存意識迴響山岳之顛，滿載著人類的渴望、恐懼、希冀與求索；它源於人類直接的生活經驗，同時又超越、指導著人們的日常生活，賦予人類內外身心安頓的據點。

分析了〈山經〉中關於「人」的紀錄內容，在此進一步探看〈海經〉、〈荒經〉

兩經當中對於「人」的記錄模式。其中以「爲人」、「有人」、「其人」之敘述最爲頻繁：

〈海經〉的「人」記錄：

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爲人人面而魚身，無足。〈海內南經〉

謹頭國在其南，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海外南經〉

奇肱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日，有陰有陽，乘文馬。〈海外西經〉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海外東經〉

〈荒經〉的「人」記錄：

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威姓，少昊之子，食黍。〈大荒北經〉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頭。絲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歡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維宜芑苴，穆楊是食。有驩頭之國。〈大荒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謂大荒之野。〈大荒西經〉

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大荒東經〉

其間所示「其爲人人面而魚身」、「其爲人人面有翼」、「有人一目」、「有人焉三面」等等，可以看出〈海經〉、〈荒經〉所記錄的「人」，旨在描寫異域人種的異樣身體形狀，作爲「我族／他族」的區別記號。

〈山〉、〈海〉、〈荒〉中關於「人」記錄態度的歧異，顯現〈山經〉做爲第一類的神話空間和〈海經〉、〈荒經〉做爲第二神話空間的區別性。相較於〈山經〉生活經驗的延伸空間，〈海〉、〈荒〉兩經的世界明顯加入具體的「異」（異己、異質）成份，其基礎比日常經驗更爲擴大，對於身心存在之外，於空間方位、宇宙自然現象有更多的解釋以及觀察；對照於涂爾幹「聖」與「俗」之間的辯證區分，〈山經〉中明顯的生活實用導向、不具備特定的宇宙關懷議論、個人與共同體的凝聚性質，與〈海經〉昔時聖王開疆拓土、〈荒經〉中民族譜系等「真實」根基，表現出較多的神靈信仰色彩，顯現「古之巫書」「俗」的知識向度。

第三節 〈山經〉的獸

一、獸的類別

於《左傳·宣公三年》記載了「夏之鑄鼎」，王孫滿所謂「百物而爲之備」的異物知識，目的在於使「民知神姦」——具備了「類」異物之善惡，「辨」神

靈之名實的能力，進一步得以「承天休」—— 人民的生活沒有災害，上下四方都能夠受到天的庇祐。⁴⁴如同鑄於鼎上的「遠方圖物」，〈山經〉詳細記錄山岳各種精怪異獸，在「知名知物」原則中以「一物一名」的分類方式詳其所處、其形、其聲以及其類，清楚的標示其上所有神靈異獸。

（一）其處

同於每一山系有其固定駐守的神祇，〈山經〉的獸亦有其固定的棲身之處。像是「羸羊」，即清楚標明乃棲身於〈西山經〉華山之首錢來之山：

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羸羊，其脂可以已腊。 〈西山經〉

除了深山的獸，〈山經〉亦記錄了魚類、貝類以及龜等河川的生物，像是〈南山經〉柎陽之山之「怪水」，注入於憲翼之水，玄龜即位於此：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柎陽之山…怪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可以為底。 〈南山經〉

（二）其形

〈山經〉精怪異獸的外在形狀，為人的元素與動物的元素的混合、變形，或是肢體的增減所表現的神異形狀。其中「人面」的元素亦常顯現於〈山經〉異獸形象：

英水出焉…注於即翼之澤。其中多赤鱗，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 〈南山經〉

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曰橐，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西山經〉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窺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北山經〉

可見〈山經〉不只是神祇援用「人面」的因素，動物精怪也多有「人面」的出現，兩者神異外在的組成元素幾乎一致。如同神具備了神異功能，對於動物的畏怖情緒，重疊上山岳即為地上神界的崇拜信仰，山岳中的獸表現出神靈力量，具備了預兆、咒術、醫療等神靈能力。〈山經〉描繪的山岳空間為天降仙界，地

⁴⁴ 〈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左丘明，《春秋左傳》（臺北：台灣古籍出版，1996年），頁715。

上神界的交融之處，天上的神祇與地上的異獸在此聖境匯集，以其相通的神異外型顯現其各自的神靈訊息。

(三) 其聲

〈山經〉中獸、鳥的鳴叫記錄頗為詳細，大都是以其鳴叫之聲為名之「自呼」、「自諗」以及「自叫」的記載方式：

又北二百八十裏，曰石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名曰孟極，是善伏，其鳴自呼。 〈北山經〉

又東南二百里，曰欽山，多金玉而無石…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其鳴自諗，見則天下大穰。 〈東山經〉

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其名曰軫軫，其鳴自訕。見則天下大水。 〈東山經〉

或者以其它動物叫聲為之比擬：

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獨狙，是食人。 〈東山經〉

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羸，是食人。 〈南山經〉

其中還包括了多種人類聲音的模擬，像是「若呵」、「如謠」、「如吟」、「如呼」以及「如嬰兒」等等；其中，叫聲如嬰兒之異獸往往又和「食人」的性質相伴出現，其怪異恐怖不言而喻：

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 〈南山經〉

又東五百里，曰鹿吳之山…澤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滂水。水有獸焉，名曰蠱雕，其狀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嬰兒之音，是食人。 〈南山經〉

鈎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麇鴉，是食人。 〈北山經〉

又北二百里，曰少鹹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窳麻，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北山經〉

(四) 其類

〈山經〉記錄的異獸分佈於山川之間，計有獸、鳥、蛇、魚、貝以及龜等六

大項目。所記以鳥、獸爲最多。其上所有棲息百獸採用逐一記錄的呈現方式，有時接近於「一類一名」，似在記載單一的「物種」：

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獐犬。以其尾飛，名曰耳鼠。〈北山經〉

又東北二百裏，曰軒轅之山…有鳥焉，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詖，食之不妒。〈北山經〉

有時敘述的獸又像它的名字，是單一的個體：

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猬毛，名曰窮奇，音如獐狗，是食人。〈西山經〉

少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窶窶，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北山經〉

問題是這種「一物一名」的記載方式，在說明獨一無二的神祇（神祇各有其名如「天愚」、「計蒙」、「鼃圍」等等）自是通達無虞，用於獸的分類時則會有上述時指單一的物種（特定的魚、鳥），或是單一的「獸」意義不明的情形。

二、獸表現內容

〈山經〉的空間內容表現出一種極端的雙重性，一方面具備各種豐富的生活資源，記錄著各種神祇及其祭祀儀式，具備指導、安定人類精神或是生活層面的力量，形成了一個神聖信仰的空間。另一方面，險峻的地理形勢之上處處存在威脅生命安全的異獸精怪，表現出山岳空間裡令人畏怖，神祕的陰暗面。〈山經〉的精怪異獸，正如同〈山經〉的山岳空間所表現出的雙重性，顯現對人類「爲害」以及「爲益」的關係，集中表現在「食人」、「徵兆」（吉兆與惡兆）以及「咒術／醫療」三項內容。

（一）食人

〈山經〉記錄了多種「食人」的異獸，爲最直接對生命構成威脅的負面力量：

1. 又西二百里，曰蔓渠之山。…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中山經〉
2. 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單如豚，名曰獨狙，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魍雀，亦食人。〈東山經〉

(二) 徵兆／惡兆

除了食人的異獸之外，特定的異獸引發人內在不祥不安的驚懼之情，像是「見則大疫」、「見則其邑有恐」，具體的表現出人類生存環境中面臨自然的災害、政治動蕩的擔憂，企圖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尋找任何具備預兆神力的蛛絲馬跡：

1. 又東北二百裏，曰太山，上多金玉楨木。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東山經〉
2. 又西二十裏，曰複州之山，其木多檀，其陽多黃金。有鳥焉，其狀如鴉，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見則其國大疫。〈中山經〉
3.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詒，見則其邑有恐。〈北山經〉
4. 又南三百裏，曰耿山，無草木，多水碧，多大蛇。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朱獺，其鳴自，見則其國有恐。〈東山經〉

某些異獸主要在預示各種天地之間的自然災害，像是「大火」、「大風」、「大水」、「大旱」，甚至是自然的「螽蝗」蟲害：

1. 箕山之首，曰敖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見則其邑大水。〈中山經〉
2. 獄法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山獬，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北山經〉
3. 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西山經〉
4. 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獬獬，見則天下大旱。〈東山經〉
5. 有獸焉，其狀如菟而鳥喙，鵠目蛇尾，見人則眠，名曰狢狢，其鳴自，見則螽蝗為敗。〈東山經〉

預兆內容還包括了居住環境的土木興功以及戰役事件等等內容：

1. 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見則其縣多土功。〈南山經〉
2. 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大兵。〈西山經〉
3. 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名曰猾裹，其音如斫木，見則縣有大繇。〈南山經〉

(三) 徵兆／吉兆

具備「預兆」神力的異獸並非皆為「惡兆」，若能有幸見到鳳凰、鸞鳥，則為「天下安寧」的吉兆；若是得見「音如吠犬之狡」，或是「如豚而有牙之當康」，則為「大穰」豐收的預兆：

1. 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渤海。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南山經〉

2. 西山經：西南三百里，曰女床之山，其陽多赤銅，其陰多石涅，其獸多虎豹犀兕。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西山經〉

3. 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

〈西山經〉

4. 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

〈東山經〉

(四) 咒術和醫療

除了這些顯現預兆的神力，〈山經〉的異獸所具備另一個主要的神異特質，為神妙的咒術以及其醫療的效能。除了這些顯現預兆的神力，〈山經〉的異獸同時也具備了神妙的咒術以及醫療能力。日學者伊藤清司於《古代中國的民間醫療》中即指出，〈山經〉中咒術和醫療不分的內容，表現出中國醫學知識發展的初始階段：

〈山經〉所記載的古代中國醫藥習俗，幾乎都是咒術的形態，推測在不同的區域，依其地方性加以施行。《山海經》所收錄像是這樣的民間醫療，應是中國醫學發展最原初的記錄傳承。⁴⁵

〈山經〉異獸做為人類生活資源的運用，在咒術和醫療功能的運用上，從簡單的防蟲止害到各種避除妖邪的表現，到具體的身體保健，各種身、心、靈疾病的治療，都具體的呈現〈山經〉異獸記錄的內容當中。

1. 咒術

從接近於咒術意義的效用來看，表現出各種「禦火」、「禦凶」、「禦疫」以及「禦兵」的功能：

1. 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南山經〉

⁴⁵伊藤清司，〈古代中國の民間醫療（二）〉《史學》第43卷第3號，1971，頁427。
於 CiNii 學術論文網：<http://ci.nii.ac.jp/naid/110007410159>

2. 名曰溪邊，席其皮者不蠱。 〈西山經〉
3. 符禺之山…其獸多蔥輦，其狀如羊而赤鬣。其鳥多鴟，其狀如翠而赤喙，
可以禦火。 〈西山經〉
4. 譙明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貍而赤豪，其音如榴榴，名曰孟槐，可以禦凶。
〈北山經〉
5. 有鳥焉，其狀如鵲，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禦疫，其鳴自叫。
〈中山經〉
6. 獸，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是食虎豹，可以禦兵。
〈西山經〉

2. 醫療

〈山經〉記載這些具備咒術功能的異獸並未註明其方法如何；相對的，具備醫療功能之獸則大多明記為「食之」、「服之」以及「佩之」三種。「食」所指自是食療，「佩」則為咒術所常見繫於衣物之上，隨身攜帶，以求避邪、治療疾病的習俗。至於「服」字一意；察其本義：

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離騷》⁴⁶

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禮記 月令》⁴⁷

不僅只是「內服」、「服用」的意義，「服」亦有「佩、繫」的表現，兼具了「食」、「佩」的意義。〈山經〉中以「服之」所表現之咒術、醫療功能當兼具佩帶與服食兩者之意。

食之：

1.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無草木。澧水出焉，東流注於餘澤，其中多珠鱉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癘。
〈東山經〉
2. 又東十裏，曰青要之山…其中有鳥焉，名曰鵯，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
〈中山經〉

服之：

1. 翼望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一日而三尾，名曰謹，其音如奪百聲，是
可以禦凶，服之已瘡。 〈西山經〉
2. （驪山），其上有美棗，其陰有雩孚之玉。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河。
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 〈中山經〉

⁴⁶ 蔣伯編註，胡倫清校訂潛，《先秦文學選》（台北：正中書局，1991），頁125。

⁴⁷ 《禮記正義：王制·月令》，頁512。

佩之

1. 南山經之首曰鵠山。其首曰招搖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南山經〉
2. 又東三百七十裏，曰柎陽之山…怪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可以為底。〈南山經〉

除了食、服、佩三種方法，尚有一些奇特的方式，像是以下舉例的「養之」、「席其皮者」等方法：

1.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其木多穀。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肫肫，養之可以已憂。〈中山經〉
2.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上多棕楠，下多管蕙。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溪邊，席其皮者不蠱。〈西山經〉

3. 身心療效

〈山經〉當中特定的精怪異獸所具備的咒術功能，和各種醫療效果在內容上重疊，經由食用、佩服的方式以達到避邪保健的效能，可以分為在生理上以及心理上的功效。先以身體上的徵狀來看：

與眼睛有關者：

1. （上申之山）其鳥多當扈，其狀如雉，以其鬣飛，食之不眴目。〈西山經〉
2. 螻蛄：有兽焉，其状如彘而有角，其音如号，食之不眯。〈中山經〉
3. 其中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鴝鵒，其鳴自呼，服之不眯。〈中山經〉

1 眴通「眩」，即目眩之意。《班固·西京賦》：「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目眴即眼睛因疲勞或是頭腦昏沉所引起的視覺模糊狀況，食此「當扈」則不眴目。
2 「眯」通「迷」，形容眼睛睜不開的樣子。《說文》曰「艸入目中也」；《莊子·天運》所謂：「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散佈糠屑以迷人目，比喻被外物蒙蔽而迷失方向，則服此「鴝鵒」可以止眯。

與耳聾有關者：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柎陽之山…怪水出焉…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可以為底。〈南山經〉

謂佩其旋龜得以不聾，接近於咒術的一種。所謂「可以為底」，袁珂注之為「底同胝，足繭也」；即可以治足繭之意。

與疥癬有關者：

1. 渠豬水中多豪魚，狀如鮪，赤喙，尾赤羽，可以已白癬。 〈中山經〉
2. 其中多修辟之魚，狀如鼉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白癬。 〈中山經〉
3. 青丘之山……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澤。其中多赤鱗，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 〈南山經〉

疥即疥瘡，白癬則會產生白色的鱗狀皮，疥與癬二者都是一種皮膚病。1「豪魚」與2「修辟之魚」都可以治白癬，3之「赤鱗」食之則可以不疥。

與皮膚腫瘤有關者：

1. 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三足龜，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 〈中山經〉
2. 有鳥焉，其狀如鳥，五采而赤文，名曰鵠餘，是自為牝牡，食之不疽。 〈北山經〉
3. 半石之山，合水出於其陰，多臙魚，食者不癰，可以為癩。 〈中山經〉
4. 泉塗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足，名曰數斯，食之已癭。 〈西山經〉
5. 求如之山，滑水出焉，其中多滑魚，食之已疣。 〈北山經〉

食用1之三足龜可以強健身體，治療腫疾。2及3所言及之「癰」、「疽」都是一種毒瘡。根據古代醫書，癰和疽乃以其症狀的程度為分為名：

癰者，六腑不和之所生。疽者，五藏不調之所致，陽滯於陰則生癰，陰滯於陽則生疽。《醫書》

癰之深者曰疽。疽深而惡，癰淺而大。《正字通》⁴⁸

食用2自為牝牡的「鵠餘」可以不疽，食3「臙魚」可以不癰。

「癭」是位於頸部的肉瘤，「疣」則是膚上突起的小肉瘤，癭、疣都是皮膚上的肉瘤，食用4之「數斯」可以已癭，5之「滑魚」可以止疣。

4. 保健強身

1. 南山經之首曰鵠山。其首曰招搖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狢狢，食之善走。 〈南山經〉
2. 丹熏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獐犬，以其尾飛，名曰耳鼠，食之不睬，又可以禁百毒。 〈北山經〉
3. 北二百里，曰蔓聯之山…。有鳥焉，群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曰鷓，其鳴自呼，食之已風。 〈北山經〉

⁴⁸參考康熙字典網路版，頁783 原文掃描圖檔：
網址：<http://tool.httpcn.com/Html/KangXi/Pic/783.shtml#癰>

4. 又南三百里，曰枸狀之山。…其中多箴魚，其狀如儻。其喙如箴，食之無疫疾。 〈東山經〉

5. 北又北三百五十裏，曰涿光之山。…其中多鰓鰓之魚，其狀如鵠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鵠，可以禦火，食之不瘡。 〈北山經〉

此五項所記皆為「食之」能得以身體強健的療效異獸。

是 1「狴狴」得以善走；食 2 之「耳鼠」可以禁百毒，又可以「不睬」。所謂「『月采』者，根據郭璞所注，是為大腹之意。食 3 之「鵠」已風，食 4 之箴魚則無疫疾，最後則為 5 食之不瘡的鰓鰓之魚。所謂瘡者，《詩經·大雅·板》「上帝板板，下民卒瘡」，是謂「上帝違反常道，下民受勞累苦痛」，「瘡」為勞累所生的疾病，則食此鰓鰓之魚可以不瘡。

5.. 安定心靈

除了身體上、生理上的療效之外，〈山經〉的異獸也可以為安定精神、心理方面的咒術和醫療資源，具備人類內在精神上的療效功能。

與睡眠有關者：

1. 又東三百里，曰基山…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鷓鴣，食之無臥。 〈南山經〉

2. 來需之水多鱸魚，黑文，其狀如鮒，食者不睡。 〈中山經〉

3. 翼望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鷓鴣，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禦凶。 〈西山經〉

可以分為不嗜睡以及助眠兩種效能；1 為名為鷓鴣之鳥，食之可以無臥；2 則為食者不睡的鱸魚；3 為服之使人不厭的鷓鴣，又可以禦凶；不厭即不夢魘，具備安穩睡眠品質的效能。

與平定精神狀態有關者：

1. 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牝牡，食者不妒。 〈南山經〉

2. 又北三百里，曰帶山…彭水出焉，而西流注於芑湖之水，中多儵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鵠，食之可以已憂。〈北山經〉

3. 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如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 〈南山經〉

4. 諸懷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鬲水，水中多鮪魚，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食之已狂。 〈西山經〉

此四項記錄又分別從不同層面具備安定人心的效能；1 是自爲牝牡的獸，名爲「類」，食之可以不起嫉妒之心；2 爲食之可以止憂的鯨魚；3 爲佩之可以不惑的灌灌鳥；4 則是食之可以止心性狂放的鯨魚。

三、生態的聯結紐帶

本論文專注於探討《山海經》的神靈存在構成的神話空間內容，於〈海經〉、〈荒經〉兩經當中並不探討其上的植物、礦物，惟〈山經〉四則生靈起滅，死亡轉生的四則記事，如同一條神靈能動交織的紐帶，串連此山岳空間所有的神、異獸、植物以及礦石爲一個整體的、流動的生態體系。在此空間之中神轉生而爲獸、帝女轉生爲植物、天帝的法器爲神靈礦物，顯現〈山經〉中瑪那的神靈妙力的流轉不息。

1.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鐘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鴟殺葆江於崑崙之陽，帝乃戮之鐘山之東曰瑤崖。欽化爲大鶚，其狀如雕而墨文曰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爲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即其邑大旱。 〈西山經〉
2. 又東二百里，曰姑媯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瑤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丘，服之媚于人。 〈中山經〉
3.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詒。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 〈北山經〉
4. 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台之棋，五色而文，其狀如鵝卵，帝台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服之不蠱。 〈中山經〉

1 鐘山之子爲「鼓」爲山神之子；鼓與欽鴟 聯手殺害葆江，觸怒了「帝」，帝乃戮二者於「瑤崖」，於是鼓與欽鴟 又分別化爲山岳空間中的鳥獸。欽鴟 化爲「見則有大兵」的大鶚，鼓則化爲「見即其邑大旱」的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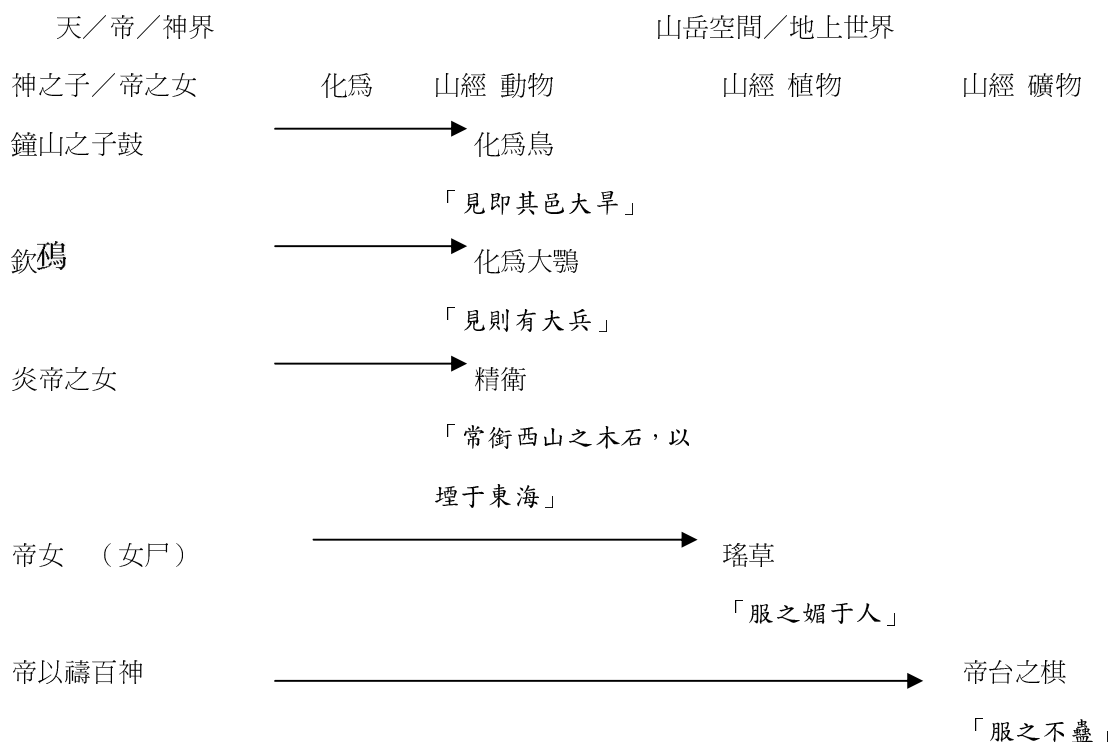
2「天帝之女」死後化爲「女尸」，再化爲具備了「服之媚于人」神靈性質的瑤草。

3「炎帝之女」女娃溺死東海，死後化爲「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精衛鳥。

最後 4 之「帝台之棋」、「帝台之石」是爲具備了神靈力量以「禱百神」的祝器，且有「服之不蠱」的神力。

將此四項記錄簡單的重現爲表格 4，則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天上的神界，如

何經由生命的轉化、靈能神動的起滅，降臨山岳神界的百物，賦予神性：



表格 4 〈山經〉神靈力量的流動

此四項記載串連山岳空間的神、異獸、植物以及礦石的神力，連繫〈山經〉山岳空間的所有物種，形成了一個能量流動，神性流轉的生命體系；將在下一節分析〈山經〉中植物與礦物的神異特性，整體呈現〈山經〉中神靈能量一體流動的空間性質。

第四節 〈山經〉的植物與礦物

一、〈山經〉的植物

〈山經〉的植物紀錄可以分析出兩種主要的敘述模式，其一以草、木區分，逐一細列山區的植物生態環境，以「其木多…」、「其草多…」的模式顯示：

曰孟子之山，其木多梓桐，多桃李，其草多菌浦，其兽多麋鹿。

曰條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藥、

有時會出現草木不分的記載：

又東北七十裏，曰龍山……其草多桃枝鉤端。

又東三百里，曰高粱之山…其木多桃枝鉤端。

以及上下文矛盾的情形：

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無草木，多竹箭。

又東南五十裏，曰雲山，無草木。有桂竹。

其二之敘述模式為「有草焉。……名曰…」或者是「有木焉。……名曰…」的格式：

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薜蘿，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之已癩。

有木焉，其狀如樗，其葉如桐而莢實，其名曰芟，可以毒魚。

此為〈山經〉植物最為普遍的記錄模式，詳盡的敘述草木其名，其形、其華、其實以及特殊的形態和效能，可以表格 5 整理出所紀錄植物的內容如下：

	名	形／狀	葉／花／實／莖／本	味／食／汁	功能	山
草	祝餘	如韭而青華			食之不饑	南
草	薰草		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	臭如薜蘿	佩之可以已癩	西
草	蓍蓉		其葉如蕙，其本如桔梗， 黑華而不實		食之使人無子	西
木	上艸 下谷	如穀而赤理		其汗如漆，其 味如飴	食者不饑，可以 釋勞，可以血玉	南
木	沙棠	其狀如棠	華黃赤實	其味如李而 無核	可以禦水，食之 使人不溺	西
木	芑	如楊而赤理	不實	其汁如血	可以服馬	東

表格 5 〈山經〉植物的記錄模式

特別是〈山經〉植物的兩種記錄模式之間，有一種由繁至簡的細膩轉換，像是多次重覆出現於〈中山經〉的「嘉榮」草：

1. 又東七十裏，曰半石之山，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赤華，華而不實，其名曰嘉榮，服之者不靈。 〈中山經〉
2. 又東四百裏，曰蛇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堊，其木多柁，多椽章，其草多嘉榮、少辛。 〈中山經〉
3. 又東二百裏，曰葛山，其上多赤金，其下多瑊石，其木多柎栗橘櫛櫛柎，其獸多麋，其草多嘉榮。 〈中山經〉
4. 又東百十裏，曰杳山，其上多嘉榮草，多金玉。 〈中山經〉

「嘉榮」首次出現於〈中次七經〉時，以「有草焉。……名曰 xx」的敘述模式

來詳細記錄其樣態、效能等內容，其後則分別以「其草多嘉榮」、「其上多嘉榮草」約略記錄。

至於在神靈能力的表現上，植物的內容幾乎完全重疊於精怪異獸所有的神靈妙力，特別是各種人類生理以及心理咒術、醫療的治療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山經〉異獸所表現至為重要的「預兆」神能，在植物的神靈效力上不復得見。

二、〈山經〉的礦物

〈山經〉礦物的記錄簡約又全面的表現出其地理空間礦物的蘊藏情況，所著重者仍在於那些具備了神靈妙性的玉石礦物，在此一併分析祭祀儀式中祝禱所用的玉器。

（一）地理礦產

一貫於〈山經〉規則的敘述模式，蘊藏於各個山系之間的礦物先是清楚的標誌其地理方位，以「其上有…」、「其下多…」或者「其陽多…」、「其陰多…」等敘述模式來羅列於山岳空間中礦物的分佈：

又東北七十裏，曰鹹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銅，是多松，草多芘草。

西百八十裏曰大時之山。上多穀柞，下多柎榘。陰多銀，陽多白玉。

從礦物的類別來看，計有金屬、玉、以及石等三大類別，其項目可以細分如下：

金屬：金、銀、銅、鐵、錫

玉石：計有玉、白玉、零琇之玉、蒼玉、水玉、瑾瑜之玉、珣、嬰垣之玉、藻玉、玄玉、玉、瑯玕、麋玉、珠玉、碧、腹等等

石：計有文石、「火王」石、白珉、芘石、采石、砮石、嬰石、青石、白珠、砥礪、博石、洗石、磁石、涅石、亞、沙石、丹粟、石、磬石、鳴石、封石、箴石、白石、赭等等。

〈山經〉所羅列記載的礦物僅有四則為詳細的記載：

1. 又西六十裏，曰石脆之山…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禺水。其中有流赭，以塗牛馬無病。 〈西山經〉
2. 泉塗之山，有白石焉，其名曰鞏，可以毒鼠。 〈西山經〉
3. （崑山）上多丹木…瑾瑜之玉為良。堅栗精密，濁澤有而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西山經〉
4. （休與山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五色而文，其狀如鵝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服之不蠱。 〈中山經〉

1 「流赭」出現於〈山經〉共記十次之餘，此為第一次出現時詳細的記載說明。其中所云「以塗牛馬無病」者，根據郭樸所注：「今人亦以朱塗牛角，云以辟惡。馬或作角」；以此流赭用於家畜，塗於牛馬其角其身以驅邪保健，接近於咒術的功能。

2 名為「鞏」者係具備殺鼠功能的白色礦石。〈山經〉多處亦記載了具備毒鼠效能的植物，反應庶民生活中鼠類對於穀物的危害面向。

3 藏於崑山之「瑾瑜之玉」為良質美玉，不僅可以之祭祀天地鬼神，若君子服用可以禦不祥；4 休與山上的「帝臺之棋」，是以禱百神的祝器，服用可以不受蠱害，皆為具備神靈能力的礦石美玉。

(二) 祭祀玉石

〈山經〉所詳細記錄山神的祭祀儀式，皆以玉為溝通神靈的獻祭法器，借玉石之靈妙聖性以表達對於山神的敬意；〈山經〉當中每一山系所援用的玉石大致羅列如表格 6:

〈南山經〉	一	一璋玉、一璧
	二	一璧
	三	
〈西山經〉	一	百瑜、百珪、百璧
	二	
	三	一吉玉
	四	
〈北山經〉	一	吉玉、一珪
	二	一璧、一珪
	三	玉、一璧
〈東山經〉	一	
	二	一璧
	三	
	四	
〈中山經〉	一	吉玉
	二	一吉玉
	三	吉玉

	四	
	五	吉玉、一璧、吉玉
	六	
	七	藻玉、吉玉
	八	一藻玉、一璧
	九	一吉玉
	十	一璧、一璧
	十一	一珪、一璧、吉玉
	十二	一吉玉、珪璧十五

表格 6 〈山經〉祭祀玉石

每山系於祭祀儀式所使用的玉器大抵可以歸類為玉璧、玉琮、玉圭、玉璋、藻玉以及百瑜等等玉器。參考郭璞祭祀玉器的注釋：「一璋玉」即「半圭為璋」⁴⁹、「吉玉」乃為「玉加采色者也」、以及「藻玉」為「玉有符彩者」等等，顯現這些獻祭的玉器似乎並非原始玉礦，而是經過了篩選、或是加工調整，甚至是特殊的儀式之後，才能夠成爲一種與神靈溝通的工具。

本章小結

〈山經〉所記錄的山岳空間小從個人生理、心理疾病，大到部落城邑的動蕩安危，清楚的呈現出直接生活經驗的心理投射，負載著各種預知微見、消解生活、生存諸多困頓的希冀與答案。在這個充滿神喻的山岳空間中，天帝上下往來於此，天上的神祇下降，地上的異獸匯集，兩者皆以其「神異的外形」為共同的印記顯現其神靈妙力，又因為神轉生為獸、神轉生為植物、礦石玉器又做為溝通天地的法器，神力的起滅流轉串連起空間中所有的神、異獸、植物以及礦石百物，形成了一個整體生態體系。

在這個連接天地力量，天／神／地交界的聖域空間裡，人若是能夠具體的掌握山岳空間的知識體系，「知其神奸」、「類其善惡」，不僅能夠明哲保身，更能進一步援用其妙，求得安身性命，怡然自得的生命樣貌。

⁴⁹ 《山海經》，頁 10。